

越南的漢學研究

368-369

潘文閣講述
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所長

張秀蓉記錄
中研院近史所東南亞海外華人研究計畫助理

中越在經歷十數年的阻隔後，最近由於經貿關係的開拓，而有了再次接觸、發展的機會。今天僅就越南當代漢學研究現況加以介紹，希望有助於雙方進一步的了解和日後的合作。

一、越南社會科學院概況

社會科學院(簡稱「社科院」)是越南學術研究的重鎮之一。社科院成立至今已有三十四年，全院人員為一千三百多人，包括：教授五十多位，副教授二百多人。社科院中設有下列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文學研究所、哲學研究所、國家法律研究所、歷史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經濟學研究所、世界經濟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並且設有民族博物館)、東南亞研究所、亞太研究所、民俗學研究所、心理學研究所、漢喃研究所等。此外，另有三個規模較小的研究中心，分別是地理研究中心、婦女問題研究中心、宗教問題研究中心。目前社科院院長一職是由部長級的阮維貴教授擔任，院教授是一位哲學家。社科院本身發行刊物乙種，原來是以英、俄、法、越四種文字刊載，今則改為英文、越文兩種。各研究所也都有專門期刊發行。

二、漢喃研究所概況

漢喃研究所創建於一九七〇年，是我國保存、搜集、整理、翻譯、研究、出版漢喃文獻的最大中心。目前藏書有一萬四千多卷，二萬三千多張石碑拓版，一部分傣族喃文文獻和一百多張占族(Champa)的碑文拓版(Stela stampus from Champo)。

所謂喃字(喃文)是指越南民族於第九、第十、第十一世紀根據漢字「六書」原則制定的一種方塊文字，用以記

錄越南的語言。從基本詞彙、語法結構來看，是一早已存在、獨立的本地語。由基本詞彙來看，越語十分接近 MONKHMER 語系；而語法結構也與漢語不同，例如：越語是將附加成份放在中心成份之後，即將形容詞置於名詞之後，而與漢語中將形容詞置於名詞之前的形式大異其趣。漢語說「藍天」，越言則是「天藍」。從第九世紀以來，越語借用漢語詞彙，並在漢字構造原則上製造自己的文字，發展至十五世紀以後才有喃文的成熟。自此，漢字與喃字並用，直到十九世紀結束，拼音拉丁文取代漢喃文，成為越南通行用語為止。由於喃字未曾經過規格化過程，是以一表音一表意的方式拼合而成，常有因書寫習慣不同而產生不少同字異體的喃文，造成辨識上的困擾。此外，拉丁文的簡單易學和通行，亦使傳統的漢喃文化變得難以理解。所以，為了傳統文化的保存，必須仰賴專家將漢喃文譯為拉丁文，以便後人了解和銜接越南的新舊文化。漢喃文的翻譯，可以用越南文學代表作——阮攸的《金雲翹傳》(三千多句的長篇敘事詩)前兩句為例：

喃字：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些，
𠄎 𠄎 𠄎 命 𠄎 羅 𠄎 繞。

拉丁文：Trăm năm trong cõi người ta
chữ tài chữ mệnh khéo là ghét nhau.

中文：百年人世正堪奇，
才命相妨竟如斯。

本所期刊一年發行兩期，自1986年創刊至今，已有十二期，刊載所內外漢喃專家的學術論著及相關文章。本所目前研究人員五十六位，包括教授三位、博士一位、副博士三位。所以下有四個研究室，分別是文字學研究室、版本學研究室、目錄學研究室、區域文獻比較研究室。最近所內也成立了一個電腦漢喃文處理研究室。不過，總體而

言，人員和技術條件都很薄弱。

近幾年來，本所與外國學術界有一些合作計劃和共同研究課題。

- (一)與法國遠東學院(EFEO)合編一部《越南漢喃文書籍總目錄》。內容包括目前在河內和巴黎所藏的漢喃書籍近五千本，用越、法兩種語文進行論述，書名則用原來的漢字標示，共計三卷，預計於今年(1992)年底全部出版。
- (二)在日本Toyota Foundation的慷慨資助下，將二萬三千篇越南碑文加以整理，並選譯了其中的二千多篇，也預備在今年(1992)12月出版。
- (三)漢越大辭典和喃文字典正進行編纂中，估計將於1995年出版。
- (四)目前正籌備運用電腦來處理漢喃文獻的圖書館作業，例如：圖書採集、編目、期刊管理、出納制度、參考諮詢等項目。
- (五)本所更竭誠歡迎各國學者的來訪，在查閱資料之餘，亦能彼此交流研究心得與成果。

三、越南當代的漢學研究

越南自西元968年起進入自主時期，國名大越。與中國保持藩屬的關係，除了稱臣納貢之外，一切內政都是獨立自主的。由於採行科舉制度，越南漢學逐漸發展成為科舉的學問。歷經丁、黎、李、陳、後黎、阮等朝代近一千年的發展。由於歷史如此悠久，且研究內容亦極為複雜，無法在本文一一介紹，因此僅就1945年以後越南的漢學研究加以說明。

(一)漢語的研究和教學：漢語教學在1954年至1978年曾普及到越南各中學。1979年爆發中越邊界戰爭，中越關係疏遠，甚至變為敵對關係，漢語、漢學於是衰微。1990年以後才隨雙方關係和緩而逐漸恢復教學，但目前仍只有幾個大學的外語系和外語大學設有漢語系，每年招生約一百五十名左右。近年來由於貿易往來的增長，不少臺灣廠商到越南投資、設廠；今年9月雙方更恢復直接通航，漢語教學於是有了相對應的發展和需求。從學術角度來看，漢語教學仍有不少問題亟需進一步解決，例如：各種教材、漢語字典(特別是適合於初學者的中小型字典)、錄音帶、錄影帶等教學工具。

(二)中國學研究：應該被視為一門科學來研究，且包含了思想、哲學、歷史、文學、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在河內有三個中國學中心：一是社科院亞太研究所的中國學研究中心，由阮德事副教授所領導。二是河內第一師範大學的中國學研究中心，由裴文波文學博士教授所領

導。三是河內大學語文系的中國學研究中心，由黎輝標副博士所領導。三者以河內第一師範大學的中國學研究中心根基最為深厚，目前該中心正在籌備第一次年會，準備開辦研討會和創辦期刊。

(三)中越關係：原隸屬於中國學範圍，因其具有重要意義以及幾個中國學研究中心聯合提出一些重要課題，因而倍受重視並獨立於中國學研究之外。幾個重要課題如下：儒教在越南、道教在越南、中國文學在越南等等。

除了以上研究重心的概況介紹外，近二、三十年來，前人、前輩所做的成就也值得一提。如七〇年代，南越教育部曾進行過漢喃文獻的翻譯，這些譯文目前保留在所內，進行重校以確保其中最精粹的部分。此外，當時南越亦派遣不少人員至臺灣進修、研究。他們研究的重點多放在越南文學與中國文學(漢學)之間的關係。這些學者目前多旅居海外，很難有合作的機會。然而，越南國內的「更新」需要各種人才的投入和努力(與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大同小異)，近年來越南政府也竭誠歡迎旅外人士回國並加入建設行列。因此，日後與這些學者或有合作、借重之處。

另外，為了查字和辨識漢喃文獻，目前學者已整理出一萬二千多字的喃字(包括各種異體字)。經由此一整理，讓我們在翻譯各種漢喃文獻時，掌握得更準確，進而提供相關人員更厚實的研究基礎。漢喃研究所雖不涉及歷史研究，但翻譯作品絕大部分與歷史文獻有關。例如：今年自胡志明市移往河內保存的「朱批奏摺」，六百多卷的阮朝檔案(皇朝硃本)等，都對歷史研究提供更詳實的證據。

最近藉法籍華裔學者陳慶浩先生之助，本所與法國的遠東學院及臺北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合力推展「域外漢文學研究」，同時計畫出版中越關係史料。這次來臺訪問，不僅希望能促進雙方學者的交流合作，更期盼臺灣在經濟發展、學術研究上給予我方更多的協助和啟發。

本人一直從事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和介紹，以往曾著有：《詩經選譯》、《樂府詩選譯》、《郭沫若詩選譯》、《魯迅詩譯》。近年則翻譯和介紹過一些大陸作品，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但對於臺灣的文學作品一直沒有機會接觸。無論如何，將外國文學作品翻譯介紹給本國讀者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我將繼續投身於此一工作，希望為中越雙方的交流和相互了解略盡棉薄之力。

(編按：本文原為潘文閣所長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於今年9月19日蒞該所演講之講稿，略經本刊修改。)